

彻底揭开古代帝国**衰亡**的神秘面纱

全面透析现代大国**博弈**的胜败规律

大国 衰落之鉴

主
编◎刘景华



人 民 出 版 社

大国

主编◎刘景华

衰落之鉴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责任校对：刘越难

封面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北京河上图文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衰落之鉴 / 刘景华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7-01-006528-1

I. 大… II. 刘… III. 世界史—史料 IV. K 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4465 号

大国衰落之鉴

DAGUO SHUAILUO ZHI JIAN

刘景华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95 千字 印数：00,001—20,000 册

ISBN 978-7-01-006528-1 定价：39.5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网址：http://www.peoplepress.net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前 言 /1

一、传统与现代：不同时代的大国品质 /3

二、大国衰落的原因解读 /9

第一章 第一个世界性帝国波斯 /13

一、中东古典文明的终结者 /15

二、波斯帝国的衰亡路 /20

三、安息：东方世界的捍卫者 /25

四、新波斯帝国的兴与亡 /30

五、萨非波斯再度强盛 /35

六、西方势力侵入和伊朗沦落 /38

第二章 地中海霸主罗马的衰亡 /43

一、从罗马建城到共和时代 /45

二、向帝制转变：危险的开端 /51

三、三世纪危机 /56

四、奴隶制的困境与救治 /61

五、早期基督教及其命运 /67

六、西罗马帝国的崩溃 /73

七、罗马衰亡原因论 /79

第三章 苟延千年的拜占庭帝国 /85

一、劫后余生 /87

二、查士丁尼帝国梦 /96

三、战火烽烟笼罩的国度 /102

四、西欧骑士的俎上食 /113

五、君士坦丁堡沦陷 /117

第四章 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帝国 /123

一、穆罕默德建立神权国家 /125

二、《古兰经》和刀剑创造的帝国 /131

三、东西交汇：优势与软肋 /136

四、阿拉伯帝国的分裂与衰落 /141

五、阿拔斯哈里发的最后岁月 /146

六、逝去的帝国，伟大的文明 /151

第五章 游牧民族的强大帝国蒙古 /155

一、蒙古的统一 /157

二、蒙古旋风 /162

三、难以统一的帝国 /170

四、帝国分裂：四大汗国 /175

五、元朝的统治及灭亡 /181

六、蒙古族冲击余波 /187

第六章 艰难苦斗的奥斯曼帝国 /191

一、奥斯曼土耳其的兴起 /192

二、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94

三、与欧洲殖民者的较量 /199

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 /202

五、分崩离析的帝国 /211

第七章 伊比利亚两帝国衰微之路 /225

一、葡萄牙帝国应付乏力 /227

二、西班牙的梦幻泡沫 /231

三、耗竭国力的内外战争 /236

四、治国无方的统治者 /242

五、来自外部的竞争 /247

六、最后的崩溃 /251

七、帝国衰落的教训 /256

第八章 从大英帝国到联合王国 /259

一、英国崛起：世纪性的跨越 /261

二、鼎盛期潜伏的危险因素 /269

三、两次大战：走向困境的英国 /278

四、白人自治领的离心倾向 /284

五、殖民帝国土崩瓦解 /288

六、痛苦的全球收缩战略 /294

七、重振联合王国 /298

八、英国地位下落原因一辨 /302

第九章 七十四年的红色大国苏联 /305

一、暴风雨中诞生 /307

二、艰难探索之路 /312

三、强盛与隐忧 /317

四、作为世界大国的苏联 /323

五、悲欢离合“大家庭” /329

六、红色大国解体 /335

七、对苏联解体的思考 /343

后 记 /347



前言

所谓大国，主要就其在国际上或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人类文明历史长河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大国在其中演绎着一部部或辉煌、或悲壮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有多少大国倏忽一闪，昙花短现，成为匆匆而去的历史过客；有多少大国壮志难酬，功败垂成，留下历史的遗憾让人扼腕长叹；更有多少大国叱咤风云，傲视群雄，其丰功伟绩让后人景仰评说；也有一些大国逆潮流而动，反人类良知，令生灵涂炭，为历史所不齿。在一些史学家笔下，过往的世界史似乎就是一部大国纷纷亮相、“你方唱罢

我登场”的历史。

进入了21世纪，当代世界七大洲，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几千个民族，六十多亿人口，而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指点乾坤的，在政治经济舞台制定游戏规则的，在思想舆论领域把持话语权的，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导向作用的，依然是为数不多的大国。于是，那些大国国民也多少有一点大国意识，自然不自然地流露出优越感。在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里，向往大国地位、怀有“大国情结”的人更不在少数。

人们谈论“大国崛起”时很亢奋，很激情，而大国衰落的话题则让人沉重。然而大国衰落却又是世界历史上极为常见的现象。从文明出现直到今天，除了仅有两百余年历史的美国以外，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大国没有衰落过。考察大国衰落的历史过程，揭示造成其衰落的某些规律，或许更能促使当今人们冷静思考，并从中汲取某种教训。

一、传统与现代：不同时代的大国品质

世界历史的发展有时突变，有时渐进，有时暴烈，有时温和，但其中必定深含着客观的规律，形成一定的阶段性。人类将近六千年的文明史，大致可分为传统时代和近现代两大时期。大国的出现和消失，大国的成长和衰落，在两个阶段中都引人注目；同样，不同时代的大国其品质本色也大有不同。

16世纪西方兴起之前的文明世界，属于传统时代。从文明的品质判断，传统时代主要是指农业文明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的时代。传统时代的国家基本上为少数人所把控，在性质上是极少数人的国家，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国家内部形成尖锐的社会对立。被统治的多数人事事实上并不具有清晰的国家概念和强烈的国家意识，除非国家兴衰直接影响到自身生存，才会激发他们参与国家事务。从世界格局观察，传统时代的亚欧大陆形成了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两极对立。一方面是农业文明不断发展，农耕地区不断扩大，文明中心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则是游牧民族不断进入农耕地带，向农耕民族发起一次次冲击，引起农耕地区局势动荡和世界格局变换。在传统时代纷纷登台的大国，大致有三种基本类型。

其一是由农业文明自然发展而形成的区域性大国。农业生产主要受自然因素制约，其本质特征是孤立的、闭塞的，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和外向性。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文明中心区域的人口愈来愈多，人口在激增情况下便可能离开中心向四周迁徙，从而伸展农业文明的边界线。农业生产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也吸引着周边原始部族或畜牧部落模仿和学习，从而促使他们归附或依附于农业文明国家。农业的发达使生产出现剩余，一部分人便可脱离农业专事工商业，而工商业在本质上又是需要与外界交往的。因此，农业文明国家诞生后，大都有一个由小而大的自我扩张过程，从城邦到王国到统一王国成为一种趋势，于是便有了强大王朝的普遍出现。在此基础上，有些王国或收服周边民族，或不断外拓边疆，从而形成区域性帝国。由于农业经济固守本地的特征，因而这些区域性帝国的扩张是有地域局限的，一般不远离原有文明中心。这些大国为农业文明传播和人类社会进步做出了极大贡献，比较突出的有古埃及新王国（公元前16—前11世纪），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前18—前16世纪）、亚

述帝国（前10—前7世纪），印度的孔雀帝国（前4—前2世纪）、笈多王朝（公元4—5世纪）、戒日帝国（7世纪），中国的秦汉王朝、隋唐王朝，西欧的查理帝国（8—9世纪）等。作为罗马历史遗产的拜占庭（5—15世纪），也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帝国。

其二是由农耕化民族建立的跨区域大帝国。所谓农耕化民族，是指那些正在或刚刚由游牧民族转变而来的农业民族。它们具备双重优势，既吸收着农耕文明的先进因素，又保有游牧民族机动性强、扩张欲强的特质，因而往往能建立地域广袤和影响深远的世界性帝国。这些农耕化民族多发源于农耕文明边缘地带，从一个弹丸之地逐步展开对广大地区的征服。它们版图的庞大，它们对当时国际格局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它们对世界历史所打下的印记，往往还超过第一种类型。如小亚赫梯帝国：鼎盛于公元前16至前12世纪，因其最早传播驭马技术和用铁制铁文明而载入史册。波斯帝国：前6世纪兴起于落后的伊朗高原，作为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世界性帝国，维持了两个多世纪。这个帝国的世界性还表现在，它造成了东西方世界的早期对立和东西方文化的最初差异。亚历山大帝国：前4世纪后期旋起旋仆。处在希腊文明边缘的马其顿王国统一希腊后，其国王亚历山大十年征战，几乎占领当时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所有文明地区。亚历山大帝国建立，有利于东西方文化融合，将古老的中东文明地区带进了希腊化时代。罗马帝国：起源于落后的意大利半岛，前3世纪开始扩张事业，最终建立了一个囊括地中海所有地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对后来的欧洲历史和文明有着深远影响。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阿拉伯国家形成后，很快从落后的游牧性质半岛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也是世界历史上东西跨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在阿拉伯帝国原有版图上形成的阿拉伯世界，今天仍是世界上重要的国际力量。

其三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发起冲击时，虽然双方的社会发展状态优劣分明，但当农耕世界因内部矛盾而出现力量弱化时，游牧民族则因驾驭战车或马，因其生活特征而游动能力强，从而具有较强机动性和战斗力，它们往往成为军事上的胜利者，摧毁或削弱农耕国家，并建立一些大的帝国。如安息帝国：公元前3世纪由伊朗东北部游牧民族所建，长期与罗马帝国对峙。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由中亚游牧民族建立，曾以印度西北部为统治重心，是当时世界上并立的四大帝国之一。蒙古帝国及其后裔：13世纪蒙古人横扫亚欧大陆，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最大冲击，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

的帝国，后分解为四大汗国和其正统元朝。帖木儿帝国：最后一个游牧帝国，14、15世纪之交称雄于亚洲中西部。游牧民族破坏性极强，金戈铁马所到之处，遍地残垣断壁，陷被征服地区于深重灾难之中。它们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往往只是刀光剑影下的短暂组合，缺乏统一帝国所需的经济文化根基。帝国如能在新入主地区很快向农耕转化，它就可能维持较长时间，如安息帝国；若不情愿向农耕民族转化，仍以野蛮方式掠夺被征服地区，就会造成与被征服者的尖锐矛盾无法化解，形成激烈冲突，其生命就会很短促，如帖木儿帝国。从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角度看，游牧民族纵横驰骋，远程移徙，有助于传播和融通各地文明，打开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促进世界整体化进程，但对改变传统农耕文明性质的作用不大。进入15世纪后，游牧民族的冲击渐趋平息，其历史使命宣告完结。

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和海道大通，人类居住的地球逐渐通过海洋连成了一片。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巨变，先是将自身、进而将世界引向了近现代文明。近现代历史迄今不过500余年，大国蜂起并争雄称霸却贯穿于始终。由于视野拓展和交通发达，近现代大国争夺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周围地区，而是整个世界，大国的博弈和较量因之便成为近现代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态势。从本质特征看，16、17世纪的早期西方大国仍有很多传统元素；近代东方大国则完全是传统型的；18世纪后西方大国逐渐具备较为彻底的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就国家性质而言，是指国家的民族性，即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整个民族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统治层或领导者更多的是国民利益的代表，他们与大多数国民之间虽然也有矛盾冲突，但截然分明的社会对立逐渐退隐；就社会发展的内涵而言，大致包含了经济发展工业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思想精神自由化，国家机器理性化，公民社会平等化，社会协调机制化等。这种现代性大国，能够比较完整地铸就国家精神，比较自由地表达国家意志，比较充分地施展国家力量，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鲜明，在整体上与国家的行动比较协调。

16、17世纪是早期西方大国展开航海、贸易和殖民活动，占据和瓜分地球上广大“新”发现地区，并开始侵入亚洲、与传统东方大国抗衡的时期。这时的西方大国以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为代表。它们虽已具有不少现代元素，但传统因素仍与其并存，因而在同古老东方的对抗中并不居于绝对优势，对亚洲的攻击也仅停留在边远和外围地区。它们自身社会的内部，也是传统的东西过多，现代性因素略少，社会变革节奏缓慢，工业化进程较迟，从而不敌新起大国的竞争。如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但内部的封建制度如故，传统

因素太多，阻碍了社会进步。荷兰虽然在渔业技术和商业体制方面有重大革新，“海上马车夫”扬帆于世界各个海域，但它建立的是贸易帝国，商人资本把持着经济方向，而“商人资本占优势的地方，过时的状态占着统治地位”（马克思语），难以促使其向工业化转变的根本性变化。当英国工业革命机器轰隆隆开动之时，它却悄无声息地进入了经济衰退的“假发时代”。到18世纪，这三个半传统性、半现代性的西方大国基本退出了世界舞台。与它们相抗衡的东方大国，即奥斯曼帝国、萨非伊朗、莫卧儿帝国、中国明清王朝，本质上仍是传统型大国，守旧、闭锁是其本性。它们凭借传统文明的积淀，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挡那些半传统性半现代性西方国家的攻击，但当18世纪后期面对全面现代性的西方大国进攻时，立刻就显得束手无策了，只剩下任人宰割的命运。

英国和法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于15世纪末，作为大国崛起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最初它们也有不少传统的东西，但通过自身内部逐渐生成的社会机制，逐步清除了从旧时代带来的过时成分，转变为现代性大国。在英国，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新兴力量历经半个世纪的暴力与温和两种斗争方式，取得了国家的领导权。法国资产阶级则多次运用革命手段，将封建性王朝赶下历史舞台。无论物质文明中的生产手段，还是政治文明中的制度形态，抑或精神文明中的思想文化，它们都已与传统因素彻底决裂，呈现出崭新的现代面貌，新生的社会力量主宰着国家命运，主导着现代化方向。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工业革命，走向工业社会。率先工业化为英国走向世界第一大国创造了经济和技术前提，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法国也紧随其后，较快完成了向工业化大国的过渡。在19世纪的历程中，英法又通过革命或改革逐步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它们的对外殖民扩张仍然具有传统帝国那种掠夺本性。

19世纪后期崛起的美国、德国、日本和俄国，也主要是现代化和工业化推动的产物。美国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建立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绝对统治，并逐步达到民族内部高度一致的民主化，19世纪后期工业化产品的流水线批量生产，使广大普通民众也能像有产者一样享受现代生活，从而在社会成员中消除了分隔贵贱的鸿沟。德国在18世纪以前步履蹒跚，19世纪后期实现了国家统一。它们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从而跻身于工业化大国行列。世界最东方的国家日本，在面对西方侵略时做出了出色反应，通过明治维新改变了社会性质，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不久即进入大国之列。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俄国，16、17世纪开始对外扩张，19世纪成为版图庞大的帝国，并走上工业化道路。除美国很早就是完

全现代性国家外，德、日、俄三国都遗存有不少传统因素。其中德国和日本突出发挥国家机器作用，注意将整个民族凝聚成一体，内部现代性有跨越式进步，但对外却像传统帝国那样具有赤裸裸的掠夺性和侵略性，在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争夺中表现了特别贪婪和凶残的本质。俄国则在内外两方面都类似于传统帝国，对外致力于扩张和争夺，对内则依然由少数统治者充当国家主宰，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民族并不认同沙俄国家，境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社会阵营对垒分明，最终因冲突激化而导致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革命。

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使西方具备了经济和技术的绝对优势，为它们向东方以及非洲展开新一轮扩张提供了条件。在西方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有在瓜分世界中西方各列强间特别是新旧大国之间的矛盾，有西方同非西方的矛盾，这是世界性矛盾，其冲突及其解决足以导致世界性的动荡和变化。还有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以及非西方社会在面对西方挑战时的内部矛盾，这是普遍性矛盾，即普遍存在的矛盾，其冲突及解决能够引起世界某个局部地区或国家的动荡与变化。因此，以西方为核心的近代世界体系形成的同时，也引发了世界性的矛盾和冲突。西方大国及大国集团之间对世界的争夺战争，是世界性冲突的最高表现，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两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是，除美国外，所有的西方大国都走向衰落。

所谓近代西方大国，其内涵常常有两个层面内容。核心层面是指其西方本土的民族国家，如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不列颠岛上的英国。其外延层面则指它们所建立的殖民帝国。一般地说，西方国家本土虽然也经历了崛起、强盛、衰落和复兴等过程，或者有的国家衰落后没能再度复兴为大国，但它们并没有因衰落而死亡或消失。而它们建立的殖民帝国，则终因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或大势所趋而走向灭亡和解体。即使这些西方大国包括日本在内最近几十年又再度崛起，但它们已没有能力再度恢复其殖民帝国，世界潮流也不可能允许其如此倒行逆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宣告西方所主宰的近代世界体系不复存在，亚洲和非洲的前西方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诞生了一大批新的民族国家。1945年以后的当代世界，虽然大国仍主导着世界历史方向，但小国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其力量的结合有时还能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大国霸权主义日益不得人心，明目张胆的征服狂和战争疯子已为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所不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西方世界的中心从西欧转移到美国，苏联则是社会主义阵

波 斯
罗 马
拜 占 庭
阿 拉 伯
蒙 古
奥 斯 曼
伊 比 利 亚
英 国
苏 联

营群龙之首,因此那时的东西方对抗很大程度上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的争夺。冷战骤然结束后,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仍有主宰世界的企图,但也受到正在复兴和崛起的其他大国的掣肘。今后一段时期里,大国将依然是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主导者,但小国及其联合体也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

二、大国衰落的原因解读

本书较多探讨传统时代主要帝国的衰亡史，同时还选取了若干近现代大国作为考察对象，即早期西方殖民帝国西班牙及葡萄牙，近代西方最强大的国家英国，20世纪后期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这种探讨不一定具有全局意义，但多少有一定代表性。大国崛起的过程有较多的相似，而大国衰落的原因则多有不同。导致大国衰落的因素，无非是内在和外部两个方面。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传统大国的衰亡，其内部因素的作用要更大些；而近现代大国的衰落，则更多地与大国之间的博弈与较量相联系。

传统大国衰亡之所以多祸起内部，主要在于这些国家内部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鲜明分野与对立。传统大国是少数人统治之下的，国家不是全体人民的国家，而是少数人的国家，是为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反过来，作为少数人的国家，其命运起落也是被统治的广大民众所不会关心的。它们的兴衰往往取决于统治者自身因素，包括统治目的、统治手段、统治者的素质和才能等。在君主专制下的王国或帝国里，国王或皇帝君临天下，俯视一切，臣民们只能俯首仰止，唯命是从，君王是国家命运的决定者，国家的兴衰取决于他个人的智识或愚昧，贤明或昏庸，胆略或懦弱，豁达或促狭，宽仁或残暴，适当或无度等等，常常是明主在则国兴，昏君临则国衰，暴君出则国祚要告终结。当统治者将国内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国力耗竭、国势衰弱时，这个国家也就走到了尽头。

传统帝国所具有的矛盾极其多样。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在对外扩张中，帝国统治者或是依靠征服战争直接掠取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或是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无休止的搜括和盘剥，这样就将被征服民族和人民置于生死线上，从而引起他们的激烈反抗。游牧民族和农耕化民族的扩张侵略战争所具的破坏性和掠夺性是最强的。罗马在扩张中将大量被征服者转变为奴隶，在获得众多的劳动人手之时，也为自己增加了巨大的对立力量，千千万万的奴隶最终成了帝国掘墓人。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运动如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高卢的巴高达运动，也给了晚期罗马帝国极其沉重的打击。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后大肆屠城和抢掠，将游牧帝国的凶残性表现到极致。帖木儿军队铁蹄所至，遍地废墟，同时也是遍地反抗，

反过来促使其成为短命帝国。早期西方殖民帝国如西班牙对美洲殖民地的极度掠夺和野蛮统治，导致拉美殖民地发生民族民主革命，直接将帝国送进了坟墓。后期殖民帝国如英法等虽然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较为隐蔽，但同样不能摆脱民族矛盾激化的困境，随着殖民地人民觉醒和时代潮流推动，殖民帝国最终走向解体。

征服者无节制地扩张所形成的帝国过于庞大，囊括了许多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境内各地区难以在文化上认同，也难以形成有利于统一的经济基础，而造成帝国各部分间的不相容性，最终走向分裂、解体，这是一种与帝国共生的矛盾，注定无法消解。虽然征服者在建立帝国后可能不再以掠夺为事，而是试图努力经略既有版图，甚至对被征服地区上层采取怀柔政策，但都无济于事。波斯大军进攻希腊时号称二百万大军，但军队成分极为复杂，来源于境内各族，说的语言就有几十种，结果难以号令，人心不齐，终被希腊人战败。罗马帝国实行行省罗马化，企图实现境内各征服区对罗马的政治认同，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企图达到文化上的统一，但都没能挽救帝国分裂和衰亡的命运。对被征服地区的怀柔其实也难以达到适度，过于放手则易于造成各地离心倾向，聚集分裂势力。安息帝国在中心区周围让当地上层继续统治，只要认可中央权威并缴纳税赋即可，结果萨珊波斯逐渐羽翼丰满，最后取安息而代之。即使从中央派出代表镇守各地，这些人员也容易据地方而坐大，形成割据势力乃至独立王国。阿拉伯帝国从盛期起就开始分裂，肇事者正是那些中央派出的官员或将军的割据自立。蒙古帝国版图过于广大，由皇家子孙们分领治理，裂分成四大汗国以及元朝，结果它们要么国运短促，要么与当地社会激烈冲突，要么未实现有效统治。

作为国家的享有者，传统大国的统治者只关注自身如何获得利益，而置臣民的生活与生存于不顾，无视人民的基本要求，极力压制民众，形成统治层和被统治者的极端不和谐，对立情绪严重，引发反抗和起义，导致国家衰落和灭亡。中国的秦朝、东汉、隋朝、唐朝、元朝和明朝，就是这样在农民起义运动中寿终正寝的。沙皇俄国的灭亡，也是由于统治者卷入世界大战，战争机器拖垮了经济，统治者加紧对民众压榨，民不聊生，使这个国家如同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为了权力瓜分和利益分割，统治者内部常有无休止的争权夺位斗争。这种政治内讧、宫廷之争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的动乱源，带来了更大的社会骚动。权力斗争又造成力量内耗，不少大国就是因此造成国势衰

弱从而不敌外来攻击走向衰亡的。西罗马帝国到处是争当皇帝的军人相斗，致使帝国各地防务空虚，日耳曼蛮族乘虚而入。安息人争夺王位的权力斗争几乎伴随帝国之始终，几次内讧高潮都导致了帝国危机的严重后果，最终轻易地就被萨珊波斯所取代。

对外扩张、对内剥削获得了巨大财富，统治者更加贪图享乐，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放肆地浪费社会财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实力。而且，这种奢靡之风往往还毒化了整个社会，好逸恶劳、醉生梦死等，倒成了时尚风气，财富迅速地消耗殆尽，而且还麻木了人的理智，腐蚀了人的斗志，失去进取之心。古代罗马帝国后期，节日达到170多天，玩乐中不仅大量浪费了社会财富，而且也助长了解怠懒惰之风。近代西班牙社会慕求虚荣成风，全部六七百万人口中，受封贵族竟达50万之多。为了取得封号，他们中多数人耗尽了家产，最后竟出现了小贵族们吃饭讲究排场，但桌上食物却难以果腹的奇特现象。这样一来，西班牙帝国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也就大大动摇。19世纪后期英国进入了所谓“维多利亚盛世”，然而社会风气也向贪图安逸舒适转化，在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取向上，下层模仿中层，中层向上层看齐，社会生活日益贵族化，最终酿成了“英国病”。

每个大国在上升的时期，它是生气勃勃的，但它达到了某个高峰点后，通常容易走向反面，造成“盛极而衰”的普遍现象。这当中一个因素就是，固步自封，鼠目寸光，死守旧业，缺乏创新，一种惰性在统治层或社会主体中弥漫。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伍，当然与它死守殖民霸业、不愿更新机器、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有关。当国家已经出现颓象，或是面临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巨大危机时，如果还不思改革，顽固守旧，那就意味着国运将告终结。近代东方的传统大国基本上都是这样。无论中国、印度，还是奥斯曼、伊朗，在西方列强侵入、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统治者仍然我行我素，自以为是，即使感觉到危机也只进行皮毛变动，压制和打击真正的改革和创新力量，最终导致了更大的灾祸临头。

统治者品质顽劣、素质低下，往往也是灾祸的根源。他们常常错误估计外部形势，刚愎自用，狂妄自大，从而走向自我毁灭。波斯帝国的大流士、薛西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强行闯入希腊，引起希腊世界同仇敌忾，同时又低估对手，不谙敌情，不讲战术，结果在与希腊的较量中大伤元气，走上衰落之路。现代法西斯德国的希特勒，更是一个战争疯子，把整个世界树为敌人，招致众怒，并虐